



面对 超级强国

FACE A
L'HYPERPUISSANCE

Hubert Védrine

于贝尔·韦德里纳 著 张 平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面对超级强国

Face à l'hyperpuissance

于贝尔·韦德里纳 著 张 平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面对超级强国/(法)韦德里纳著;张平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9

ISBN 7-5327-4112-5

I. 面... II. ①韦...②张...

III. 韦德里纳-演说-文集 IV. D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02484号

Hubert Védrine

Face à l'hyperpuissance

本书根据法亚尔出版社2003年12月法文版译出

© Hubert Védrine, 2005

All rights reserved.

All adaptations are forbidden.

面对超级强国

Face à l'hyperpuissance

Hubert Védrine

于贝尔·韦德里纳 著

张平 译

责任编辑 李月敏

装帧设计 许 晶

图字: 09-2005-525 号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市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2.25 插页 2 字数 266,000

2006年9月第1版 2006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27-4112-5/D·087

定价: 28.00 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6135113

序言

中国读者将在此读到我选出的一些文稿，——其中有演讲、报刊评论、访谈、报告，内容涉及一九九五年至二〇〇五年这十年间的国际关系，即弗朗索瓦·密特朗总统第二届任期结束后十年间的国际关系。在密特朗总统任职期间，从一九八一年到一九九五年，我曾是他最亲近的合作伙伴，先后担任过外交顾问、发言人和秘书长。一九九七年至二〇〇二年，即希拉克总统和若斯潘总理共治的五年间，我负责法国的外交事务。在二〇〇二年春天的总统和议会选举中，雅克·希拉克再次当选。政府换届之后，我继续出访，观察和分析世界局势，从事写作、教学并提出建议。

在这些文章中，我阐述了自中国对外开放以及东西对抗结束以来，随着通讯与交流的激增，信息经济的发展，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所出现的重大问题。

当然，我谈到的这些都是从法国和欧洲的观点出发的。欧洲人，尤其是法国人，数年来一直在思考如何才能适应这个令人不断

自我怀疑的新世界。显然，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由于它自身的力量和抱负而显示出实力，这些重大的问题越来越多地涉及中国。此外，我认为，西方观察世界的视角并非是唯一的可能的视角，而且所有西方观点都不应当成为全世界的观点。

为了这个中文版本，我特意撰写了一篇从法国和欧洲看中国问题的文章，读者将在本书结尾部分看到。

中国的崛起将成为未来数十年的重大问题之一。它将以何种模式呈现，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对中国，如同对世界其他国家而言，它能平稳顺利地完成吗？关于这一点，在我们之间加强理智的、政治及地缘政治的、坦诚且有建设性的对话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感谢上海译文出版社为我提供了一个面向中国公众的宝贵机会。

于贝尔·韦德里纳

2006 年 1 月 1 日

目 录

序言	I
----	---

1995-1996

电视令政界发狂	3
现代权力的制约	10
扩大的威慑力，还是欧洲的威慑力	17
欧洲威慑力必须有一个欧洲总统	20
人权：历史的教训	22
密特朗与德国：一个真实的故事	24
密特朗与科尔：共谱友谊篇章	31
法国：钢琴还是琴凳	38

1997-2002

与《青年非洲》周刊的谈话	71
外交的灰色地带	77
使欧洲成为一个变形几何体	84
印度多极世界研讨会	90
就欧盟建设给约施卡·菲舍尔的答复	98
道德与国际关系	105
关于民主	114
重建法外政策	121

我们不是一个中等强国	128
民主化外交	136
新世界的挑战：法国视角	143
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应该行动起来	152

2002年以来

《面对超级强国》（美国版）序言	159
西方的忧虑与分歧	176
国际关系：重新思考概念、制定方法	187
对问题各个方面的讨论	197
如何与大国谈判	214
给小布什的三点建议	219
如何面对超级强国	226
如何面对美国	247
超级强国单边主义的局限	251
只有美国能带来中东和平	259
怎能否认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世界的冲突	262
9·11事件并没有使世界发生革命性改变	268
小布什有道理吗	274
欧洲：放眼向前看	278
明确欧洲的身份	282
德国—法国：欧盟的发动机	287
欧洲“非现实政治”的幻想	293
为了新的欧洲现实主义	297
欧洲怎样才能变得强大	302

从欧洲主义的教条中走出来	307
欧洲：摆脱萎靡不振	312
欧洲：重新从现实出发	321
对联合国改革的反思	335
多边主义的复兴：莫言放弃	351
民主不会自己出现	356
贝尔纳德·拉瓦里尼《核长城》序言	358
克服不可战胜的困难	362
从法国看中国的崛起	372

1995–1996

在接受影视周刊《电视博览》的访谈时，于贝尔·韦德里纳指出当局与媒体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和交叉寄生的关系，并为之感到遗憾。

电视令政界发狂

您认为，今天的电视常常妨碍政治决策。

今天，我们的整个社会文化生活、私生活、甚至我们的政治生活都与电视保持了一致。报纸和电台的影响与电视火一般强大的冲击力不可同日而语。在法国，十个家庭中有九个拥有电视机，法国人平均每天在电视机前度过三个小时，而收看电视新闻的人有上千万。一切都在改变之中。社会受到媒体的侵蚀，这是全方位的渗透。若说思想还没有达到极致的统一，统一的手段已经存在。晚八点的新闻联播决定着人们的生活、商务会谈、晚饭时间、语言……自法国电视一台私有化以来，这种倾向愈发突出：为向广告客户保证一定的收视率，引发了一场残酷的竞争。为留住老观众，人们会不惜情感的筹码。文章冰冷，但图像暖人。它可

以刺激人，使人沮丧和不快，引起愤慨，但不会做出解释。在我们这个社会，图像变成了现实。作为托马斯·阿奎那的追随者，每一位电视观众都相信看到的東西，因为是亲眼所见！他们看到有那么多移民来到他们的国家，抢了他们的工作，所以，他们投了国民阵线一票；他们看到，在科威特，鸟儿遭到伊拉克浮油的污染（这是发生在布列塔尼的景象！）；他们看到示威人群在海湾战争期间对法国出现在马格里布喝倒彩（而这是发生在南黎巴嫩的反对以色列的游行！）；他们看到里根发动星球大战，卫星发射的多枚导弹升入空中（这是动画片！）；然而，这些资料图片还往往被称作现场直播。

对真实情况认识不足会对政治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后果十分严重。电视新闻引起轰动。平均每天一次的调查证实了这一点，它左右着公众的看法。政治生活开始发疯、变得个人化。一场人与人之间的交锋要比对观点的辩论容易得多！一些重要的政治节目往往变成了政治家获取信任或遭到排斥、得到承认或否认、受到拥护或攻击的场所。尤其，虽然这并不是媒体的初衷，但它与这种失控局面难逃干系。新闻媒体正逐步控制共和国及其机构。

但各政府部门本身也有问题。比如，提出的某些改革政策就是可笑的。

这有可能。但是，有这样广泛的媒体宣传，任何一项改革计划都能引起极大的反响，无论是世纪改革还是挪动一把小汤勺。媒体的压力，过早的激烈反响使得各政府部门在计划推出时没有时间

对改革方案进行准备、思考和完善。某些人对其感兴趣只是为了暗中搞破坏，某些人则是为了争取个人利益，还有些人是以自己的方式来介绍改革计划。许多政治人物为各种渠道提供信息。因为这样可以使他们保持影响力，站稳脚跟，准备反攻。他们顺从媒体的规则维护或加强声望，这是职业生涯成功的窍门！

难道就没有政治人物能抵御这种潜规则吗？

但这不全是人的问题！不是记者的问题，也不是政治人物的问题。他们都在做力所能及的事。问题的焦点集中在我所说的“媒体体制”上。这个体制并没有偏航，它有自己的逻辑。这是当然的。这个体制没有组织，因为没有“媒体主席”。这几乎有些遗憾……有点像伊斯兰教国家，由于没有教皇，只好屈于梵蒂冈之后！正因为如此，它才难以自我控制，当它铺天盖地出现时，没有人能阻挡得了，就像是当年谴责皮埃尔·贝雷戈瓦时的情况。这种体制的两大致命伤便是：拉拢老顾客和追逐政治人物。看一下近几年各任总理的遭遇就清楚了。

这是法国特有的情况吗？

不。所有媒体发达的社会都是如此。在美国，当布什总统决定派兵索马里时，就清楚这并不能结束已造成饥荒的内战。正因为他无论如何也不愿将自己的国家牵扯到错综复杂的南斯拉夫战争中，就找到一个消遣的方法来使任期圆满结束。布什选择了 CNN（美国有线新闻网）在当时打造的感人话题索马里，而不是 CNN 从不谈论的南苏丹。他使用了好莱坞式的战术，根据大西洋彼岸的

时间来确定行动。从罗纳德·里根时代起，几任美国总统访问西欧的日程都十分重视时差的问题。

虽然媒体比政治更强大，但一位务实、手段高明、明白自己需要的政治家可能会去适应它，为自己开辟一条出路。首先要从长远考虑，事先想好对策，知道说出的事情会被无限夸大，而且还要在说出另一个理由时让之前的各种反应沉寂下来。所以，一定要具备大战略家的胆识，足够耐心、坚忍和灵活。有些政治家能够做到这些，弗朗索瓦·密特朗排除障碍推行其欧洲政策就是我们的榜样。

这方面的成功例证比较少吧？

大多数搞政治的人缺乏足够的耐力。并不是说他们不够好，相反，这是以卵击石！男性（或女性）政治家只有一种担心：就是希望人们能不断地谈到他（她）。你们也清楚这一点……

也许他想利用媒体，却不知如何利用？

他不能这样做。他要说的话不是十分有趣，他没有什么可以谈论，他不能参加晚八点新闻联播和其他重要节目。多数情况下，部长们开始时有些想法或计划，但不久便束手无策，因为他受到劈头盖脸的反对。于是，他只好保持缄默，偶尔玩些小花样，一些“电影化”的动作，使自己处于大众视线之中。

众多反对改革的人，维护权力的人，他们本身也清楚媒体规则。他们完全知道如何借助电视的夸张能力，在对一种观点进行夸大的同时加以封杀。护士在卫生部门前安营扎寨数月进行抗议，其实就是一个帐篷下三四个人交替换班。对于众多不能去塞古尔大街

查看的电视观众来讲，他们便认为这是一场真正的护士行业的抗议运动。当真正的护士抗议运动发生时，人们看不出其中的区别。社会成了图片的人质！

在具有反抗传统的法国，人们很少设身处地为政府着想，当政府有麻烦时，人们便会说：“活该！”从理论上讲，这是一个政府，民主选出的政府，在任期内负责对一些事情做出决定的政府。然而，他就像一个外科医生，在将要做手术的时候，病人的家属情绪激动地围着他，对手在他刚拿起手术刀时便开始指责他，人事部门的代表盯着他，摄像机拍下医生的行为和动作以便作为评价的依据。医生的律师，对手的律师连同病人家庭的律师齐上阵。在手术开始前，第一个动作已经引起了反应和“停下！”的呼声。但是，医生就像政府一样要有责任感。哪怕会受到质疑、监督和制裁。

现实情况不是这样吗？

不是。各政府部门几乎都不再处于这种状况。除了要保守秘密的国防机构，只有它还有酝酿和思考问题的时间。我觉得这一切都在试图用即时的责任体系取代共和国创立之初确定的代表体系，有点像大革命公共解放委员会时期，所有的委员昼夜都肩负着责任。按照雷吉斯·德布雷的说法，今天的政府各部门只对法国电视一台和索福瑞媒介公司负责。

然而，面对媒体时，所有的政治家都采取了独特的战略，他们尽量模仿广告人的语言，说话简单明了。

他们试图适应这一切，无论是否继续履行他们的职责，扮演他们的角色，或坚持他们的观点。有时，政治家放弃一切论点，仅仅因为发现对方是一个更厉害的体制，就想尽一切办法在媒体中现身：在晚八点新闻节目中出现几秒钟，在周刊上刊登的一幅照片，在《观点》或《新观察家》的调查表中人气攀升等等。对关注这些的人士来讲，他必须要使用各种诡计和专业方法。例如：言辞呆板。但这并不是如人们想象的那样，是因为他不知道说什么，而是他必须采取谨慎或谦恭的态度，以避开有争议的话题。他不想遭受私刑！如同在家庭集会中那样……除非是面对八百万电视观众，而不是对三十个人说话。他们必须极度谨慎，任何一句过头的话不是伤到这个，便是伤到那个。

今天，既然媒体在权利中占主导地位，开辟更多的频道或许能逐步平衡综合频道的覆盖面？但这不是在近期就能解决的。

不正是缺少一个公共频道来完成媒体应有的使命吗？

或许。这意味着这个频道不应经受竞争的压力，不能成为一个商业频道，不用费心去吸引同一批播音员。一方面，它的主要收入来源不是广告，另一方面，它能独立选择节目。我们缺少的正是一个覆盖面广的公共频道，能正常安排节目，像“南斯拉夫，一个欧洲民族的自杀”^①这样话题的节目，在晚间八点三十分，同时在英国、奥地利、比利时和荷兰的公共频道播出。

^① 1994年10月30日晚上八点三十分，在CANAL+频道安排了五个关于南斯拉夫事件的节目。欧洲所有的公共频道，除了法国二台，都购买了BBC（英国广播公司）这个精彩的纪录片。

您赞成加强高等仲裁法院的制裁权力吗？

是的。在特定情况下，制裁必须要严厉，将它变成毋庸置疑的做法。虽不常用，但效果明显。然而，只有这些是不够的。最好是记者自己起草制订一些符合道义的规章和内部行为准则来遵守。我知道有一部记者宪章，但许多条款来自于立法机构，缺少足够的行业规范。

事实上，透明度是单向的：一个老练的政治专栏记者只需要打几个电话便可以在每周三下午三点知道部长会议的全部情况。相反，人们对那些主要电视频道的编辑发布会的内容在之前是一无所知的。

我们的政治体制不应该进行改革吗？

当然需要。政治人物必须承认他们在信息、解释和透明度方面拥有他们的前任所不具有的义务；若他们过分利用“隐私权”或其他会对自己不利的王室特权，像街头艺人一样只求一天的辉煌，那么，他们总会被“榨干”和抛弃。他们必须要找回自己的尊严，努力使自己镇定下来，学会如何说“不”，得到应有的尊重，而不是随意受人摆布。

因为，权力保持着一个高尚的、无可替代的作用，那就是为未来着想，对关系大众利益、市场和个人无权左右的事情做出决定。在当今世界，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权力，人们需要它来完成公共事业。让我们来完善它吧！

尼科尔·迪鲁瓦收集整理，1995年11月15日